

陳垣史源學雜文



人 民 出 版 社

K061/1

陈垣史源学杂文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76372

人 民 大 版 社



776372

陈垣史源学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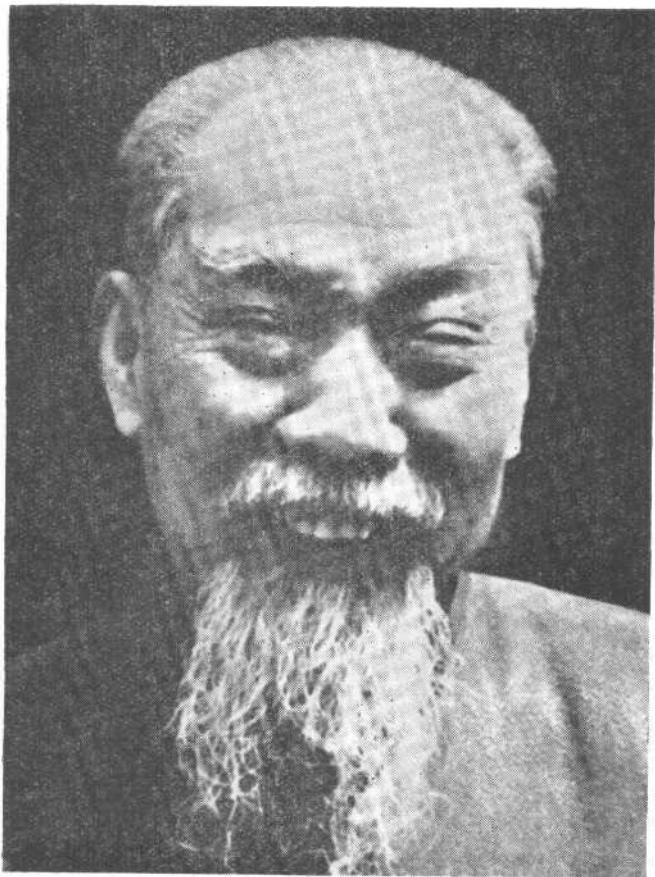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44,000 字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制
印数 0,001—5,500**

书号 11001·421 定价 0.29 元



史浩集

擇一史家著，一稿逐一追尋其史源。

於此其人當以傳習讀一切文字之過力及方

法又可尋。楊自游撰詩之約於心相

擇也。

初和子

李平生

趙翼

集序

用其文辭記而傳之名公卿

李平生

趙翼

集序

四

目 录

前 言	1
《廿二史札记》一补表条所本	13
《廿二史札记》一列传名目沿革条正误	14
《廿二史札记》一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后	16
《廿二史札记》一七国反条考证	19
《廿二史札记》二《汉书》书恒山王条书后	20
《廿二史札记》四光武及汉文年岁考证	22
《廿二史札记》六论《魏纪》对汉献及陈留王书法	25
《廿二史札记》六《三国志》注条载袁𬀩《献 帝春秋》又载孙思光《献帝春秋》，载殷基 《通语》又载顾礼《通语》，其误何在	26
《廿二史札记》七《晋书》条末引唐艺文志订误	28
《廿二史札记》九《陈书》刘师知传条正误	31
《廿二史札记》九八朝史至宋始行条云苏洵等进 《陈书》、刘攽等校《北齐书》，其说信否	33

北宋校刊南北八史诸臣考	34
题《蔡宽夫诗话》.....	36
书《鮚埼亭集·陈忠肃祠堂碑》后	38
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	39
《戴山相韩旧塾记》考释	41
书全谢山论汉豫章太守贾萌事后	43
尚左尚右浅释	45
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	47
书全谢山《与杭董浦论金史第四帖子》后	51
全谢山联姻春氏	54
全谢山曾遭文字狱辨	57
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	58
书《十七史商榷》齐高帝纪增添皆非条后	62
书《通鉴外纪》温公序后	64
杨贵妃入道之年	67
书《读史拾漏》杨妃年岁条后	70
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	71
《隋书·百官志》后周禄秩解	73
戴子高年岁及遗文	75

前　　言

这部集子是陈垣同志亲手编定的，名为《陈垣杂文》。因为单称杂文，容易与一般理解的杂文相混，所以我们改名为《陈垣史源学杂文》。

全集共收文章三十篇，大部分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北平，是他当时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所作的范文。

“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同志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新设的一门课程。最先名“史源学研究”，后改名“史源学实习”，三、四十年代，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讲授过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由“研究”改为“实习”？他自己曾多次作过说明。

现在还保存着几份他当年讲授这门课程写的导言，其中有一份特别详细。他写道：

“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

“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大概分四项：一、见闻，二、传说，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史源学实习’，专指记载一项。

“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他还说：“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颇有趣。”（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家书）“前辈工具书不完备，史源实习之事不可少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家书）

这门课的具体讲授及实习方法是这样的：他选定教材后，“预先告学者端楷抄之。虽自有书亦须抄，亦一种练习”。“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家书）通过这样的实习，考察教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的确；计算，比例，推理。”（教案）

由于采用实习的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同时，经过自己实践得到的经验教训，印象比较深刻，效果更为显著，正所谓“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陈垣同志每次布置学生作练习，写考释，自己事先也

写一篇，事后或印发，或张贴，以为示范。这部集子的三十篇文章，根据现存的部分教学日记，可以确切指明有二十二篇就是他在一九四一至四五年间教学中写的范文。他就是这样把教学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这些文章的特点是，通过指出前人史学著作的疏谬及造成疏谬的原因，用实例告诉学生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因其目的在于指示方法，所以论述的问题不大，文章也很精炼，最长的不过两千字，短的只有两百字。这大概就是他名之为“杂文”的原因。

这门课程教材的选择，他是很费斟酌的。首先要是史学名著，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得其精神。除此之外，还必须符合这门课程教学的要求，故他说：“选书有四难：一、分量不大不小。二、时代不远不近。三、范围不广不狭。四、品格不精不粗。”（教案）所谓“品格不精不粗”，是从史源学的角度说的，指考证之精密与粗疏。

十多年中，他用作“史源学实习”课教材的，主要是三部书：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

陈垣同志青年时代就开始阅读《廿二史札记》。现在保存的一部他使用多年的《札记》，在赵翼的小引之后，有他写的一段识语：

“赵瓯北札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其自序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

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所谓史法也。又云：‘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所谓史事也。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癸卯六月十一日记。”

癸卯是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当时陈垣同志二十三岁。几十年来，他一直阅读、使用这部书，在上面作了大量批注，留下了从青年到老年时代的不同笔迹。

他对《廿二史札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如在卷二《汉书》移置《史记》文条上批道：“此条各段多言材料分配法，甚可学。”卷九《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条，在“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上批道：“赵提出，提得好”。同卷《宋书》本纪书法条，在“(曹)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建安元年，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下忽改称公，殊觉两无所著”上批道：“赵先生读书眼光锐利。此‘公’字可以不作公爵，乃普通之称呼。”一九三七年一月，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出的试题之一，就是“赵瓯北先生读史之本领”。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廿二史札记》错误较多。他写了一部《廿二史札记考正》，将《札记》中所引史实，一一考其出处，正其错误(大部分还是未定稿)。正因《札记》引证史实错误较多，所以他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最早就选用它来作教材。他的另一次“史源学实习”课的试题是：

“读《廿二史札记》所得教训，试就左列各点举例

说明之：

- 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
- 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
- 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
- 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
- 五、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
- 六、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

收入本集的三十篇文章中，有关《札记》的为数最多，占百分之四十，共十二篇。有些与上述所举六点教训直接有关。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主要著作之一，顾炎武自己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陈垣同志对《日知录》钻研甚深。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促使他更注意顾炎武这部经世致用之作，先后把它作为“清代史学考证法”和“史源学实习”两门课的教材。结合教学，他写成《日知录校注》初稿和许多散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发表过，收入本集的只有一篇。

七七事变以后，陈垣同志在沦陷的北平，亲身遭受异族统治的痛苦，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把全祖望的《鲒埼亭集》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主要教材。

《鲒埼亭集》在这个时候所以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使他产生强烈的共鸣，首先是因为全祖望在集中热烈歌颂了东南义士的抗清斗争。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全祖望文章中的“精神”。虽然清初江南人民反抗清统治者的斗

争，在性质上同后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很大不同，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祖先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确实能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陈垣同志当时就明确表示，他所以讲《鲒埼亭集》，是为了“正人心，端士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致方豪信）他是用史学作为抗日斗争的武器。

其次，他对全祖望的学术成就也十分推崇。他曾说过：“朱竹垞（彝尊）、全谢山（祖望）、钱竹汀（大昕）三家集，不可不一看，此近代学术之泉源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家书）

当然，全祖望的文章，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不免有疏漏之处，这正可作为“史源学实习”课的教材。所以他又说：“惟其文美及有精神，所以不沾沾于考证。惟其中时有舛误，所以能作史源学实习课程，学者时可正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家书）

集中有关全祖望及其《鲒埼亭集》的，占百分之三十，共九篇。

对于上面三部书，陈垣同志有过一个比较：“错误以《札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较少。学者以找得其错处为有意思，然于找错处之外能得其精神，则莫若《鲒埼》也。”（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家书）正因为如此，所以集中所选的文章，亦以《札记》为最多，《鲒埼》次之，《日知》最少。

除此之外，陈垣同志在这门课程中有时也提到钱大

听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及其它著作。钱氏考证最精密，从史源学的角度一般不易挑出他的毛病，集中一般正面引用他的论述。王氏目空一切，到处骂人，故集中常作为反面典型，加以批评。

下面再简略地介绍本集的内容。

一、宣扬民族气节，痛斥卖国投降。

《书全谢山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后》、《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等篇，阐发了全祖望在字里行间隐藏着的爱国思想，借此表达作者的感情。

因为编定集子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所以这类文章选入的不多。现在保留的少数几篇，是当年陈垣同志战斗的史学生活的见证。

二、提倡学术上的平等态度和求实精神。

陈垣同志一贯主张在学术上也应该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人。特别是年纪大、学术地位高的人，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在《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等篇中，通过对王鸣盛的批评，表达了他的这种观点。

同时，他还强调，在没有得到确切证据的时候，宁可存疑，也不要轻下结论，特别是不要下绝对的结论。例如在《书全谢山与杭堇浦论金史第四帖子后》，对济南究竟有没有刘豫墓这个问题，他只是指出对立双方论据都不足，并没有武断地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同样，在《〈廿二史札记〉一汉王父母妻子条书后》，他也只是指出双方的论据都不全面，自己并不强作解人。

三、提示在掌握和运用史料中应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这是本集的主要内容。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史学工作者当然首先应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历史学作为一门具体的科学，也有它自己特殊的规律和具体的方法。熟悉这些规律和方法，包括掌握和运用史料的方法，是史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修养之一。

陈垣同志撰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约在六十至六十五岁之间。经过几十年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他在掌握和运用史料方面，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集中这些论文，就是他运用纯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给学生作的范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给后辈学者留下的范文。

前面已经说过，“史源学实习”课的第一步，是选定教材后，让学生“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或者说，“追寻其史源”。过去的文章，大部分是不注明出处的，要找出它的史源，对新手来说，有时真象大海捞针。但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学得了本领，自己将来从事科学研究时就懂得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搜集材料。陈垣同志在这些范文中显示了他在探寻史源时得心应手的本领，可以使我们得到不少启发。

出处找到以后，第二步就是“考正其讹误”，看他利用的这些史料是否正确，即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如有错误，还要进一步追寻造成错误的原因，作为自己从事研究工

作的借鉴。从集中所举出的误例可以看到，造成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史源本身没有错误，但引用者由于疏忽，或由于误解，把正确变成错误。这种情况可称为误引。

二、史源本身没有错误，但引用者没有直接查对原书，仅是根据他人之误引，结果是以讹传讹。所以陈垣同志一再告诫学生，“引书当检对原文”。

三、史源本身就有错误。

运用史料，致误的因素很多，即使是一些素称严谨的大师，错误也在所难免，更不用说一般学者了。陈垣同志所说的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虽说这是为了引起学生的警惕，故极而言之；但也确实是他多年实践所得的宝贵经验。

找寻史源，正其讹误，从道理上说，人人都可以接受。但懂得了这个道理，并不等于就解决了问题，写文章就能根据正确，引证充分，叙述无错误，判断甚的确。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同作者在史学各方面素养的高低密切相关。陈垣同志在这些文章中，特别显示出他在史学的一些辅助学科方面的高度修养。具体地说，这些辅助学科是：

一、目录学：目录学是陈垣同志从小就下苦功的一门学问。随着史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他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步。传统的目录学着重于书本的版本、源流等方面，而他搞目录学则进一步探讨书本的内容及史料

价值等等，同时，他还自己编制了许多重要书籍的篇名索引和专题索引。从集中许多文章可以看到，前人文章中一些极难找到出处的人名和事实，他也能利用丰富的目录学知识，一一把它们的史源寻找出来。

二、年代学：二十年代初期，陈垣同志用很大的力量编著了两部著名的工具书《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为历史年代学开辟了新的途径。收入本集的一些文章，如《汪容甫〈述学〉年月日多误》、《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等，运用年代学的原理和知识，直接证明了史源的错误。

三、校勘学：一九三〇年，陈垣同志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以元刻本及其它各本《元典章》校补通行的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发现沈刻《元典章》的谬误一万二千余条，著《沈刻元典章校补》十卷。后来他又从这一万二千余条误例中，选择有代表性的一千余条，加以分析归纳，写成《校勘学释例》一书，总结了校勘学的经验和规律，提出了著名的“校法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本集的《书〈十七史商榷〉齐高帝纪增添皆非条后》等文，就是他运用校勘学考证史料的一些例证。

四、避讳学：一九二八年，陈垣同志著《史讳举例》一书，他自己在序言中说，“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集中一些文章，是他利用避讳学作为考史工具的范例。

总的说来，这部文集的内容，着重在史料的考证。关